

◎

刘旭东

有了人,就有了家乡;离开了家乡,人们就会思乡。

思乡,这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,可能也是最原始的情感。因而也是最真挚、最朴素的情感。

有了情感,人们就要表达。诗歌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。古往今来,思乡的诗词可谓汗牛充栋,不胜枚举——

羁鸟恋旧林,池鱼思故渊。
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
仍怜故乡水,万里送行舟。
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
故园东望路漫漫,双袖龙钟泪不干。
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。
……

这些经典的诗句道尽了人们对故乡的情怀。人们对故乡的情怀也正是通过这些美好的诗句口口相传,代代相承,融进了民族的血液。

诗歌之外,还有音乐,是更高级更纯粹的表达。与诗歌不同的是,音乐是跨民族的,它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,不用翻译。比如德沃夏克的《自新

大陆》的第二乐章,就让我激动于中。我到现在仍然能清晰地记得当年在上海读书时与它的不期而遇。那绝对称得上是一场惊艳。

那是一个周末的深夜,应该是在冬天。同室的上海同学都已回家,其他外地同学也都访友未归。七人一间宿舍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夜深人静。只有窗外的风声偶尔一阵一阵地响起。我躺在床上,打开收音机,恰好传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欣赏节目。这一天播出的是德沃夏克的《自新大陆》。听着听着,我的眼角湿润了。那一刻,突然涌起了无比强烈的想回家的愿望。最打动我的就是其第二乐章。它太美了,那样深沉,那样深情,那样拉魂,那样让人难以言传。这种欣赏音乐的状态,在我是难得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德沃夏克这个名字,他是一个旅居美国的捷克作曲家。《自新大陆》是他怀念祖国的创作。其中第二乐章采用了美国黑人音乐的旋律。

一个捷克人,身在新大陆想念遥

远的欧洲家乡,却用了美国黑人音乐的旋律。这是很值得回味的。起初我不太理解,后来,我终于想通了。黑人来自非洲大陆,他们来到美国想念家乡,其音符中已经自然浸透了浓浓的思乡之情。这种思乡之情其实与德沃夏克是吻合的。德沃夏克将它用到自己的作品中,又自然而然地击穿了我们的心灵。

因为第二乐章,《自新大陆》成为世界著名的交响乐,为各国人民所喜爱。根据它改编创作的美国民歌《念故乡》也是脍炙人口,家喻户晓。说来惭愧,多少年之后,我才听到了一支中国的《思乡曲》。我虽无意将它与《自新大陆》的第二乐章相比,但是我要说它对我的心震撼却是空前的。

我读到了叶永烈先生的《马思聪传》,得知这个著名的音乐家,却是一个以《思乡曲》名世的“叛国者”。我找来他的《思乡曲》,一听成瘾,万听不厌。

这首作于1937年的曲子,是马思聪取材于内蒙古民歌《城墙上跑马》而创作的。民歌是上帝的密码,它总

是具有一种天然的感人的力量。《思乡曲》一经问世,即拨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,引发了一代代思乡者的共鸣,成为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不朽的经典。

我听《思乡曲》,有柔情万种,如春蚕吐丝,丝丝缕缕,却无力织茧。我听《思乡曲》,如南飞的大雁,迟滞了翅膀,几乎忘记了飞翔。我听《思乡曲》,如潮水涌来,一浪一浪扑打礁岩。那礁岩在潮水的涌动下,不仅是潮湿的,而且变得柔软了,几乎要融化在海里了。

思乡,缘于空间的距离,更有时间的陈酿。离乡越远越久,其情则愈浓愈烈。现代社会交通发达,千里之遥,朝发夕至。交通便捷了,家乡不再遥远了,思乡的诗情也就弱化了。人们听到《思乡曲》,还会如此沉醉么?

不过,我相信,思乡的情感是永存的,《思乡曲》的魅力是永存的。因为人类的足迹总是向着更远的空间迈进。也许用不了多久,人们会在天宫或月球上,听着《思乡曲》想念家乡。也许再过若干年,人们会在遥远的星球上听着《思乡曲》,想念地球。

破茧“化蝶”飞出经典

◎

张丹

今年春上,我应邀参加在宜兴举办的“中国梁祝文化论坛”,与民间文艺界的前辈再次相聚,谈梁祝,谈非遗。回来后,有人问,为什么全国梁祝文化的学者云集宜兴?

梁祝传说是四大民间传说之一,深受百姓喜爱,广为流传。1954年,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,曾向外国友人介绍梁祝传说时称之为东方的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。

说起梁祝传说,一般或多或少知道一些。但是,宜兴作为这一传说重要的发源地和流传地之一,相对于知名度与日俱增的宜兴紫砂壶,恐怕知道的人就少多了。

很久前,我也只知道这个传说流传在浙江宁波、上虞等地,直到一次采风活动才了解到宜兴竟也流传,且有诸多遗存,如英台阁、碧鲜庵等,而传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想象最具浪漫色彩的“化蝶”情节,至少在南宋初就已出现于宜兴了。

那次采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,我随中国民间文艺界的前辈第一次踏上宜兴进行田野采风。宜兴俗称“三山、二水、五分田”,到处有传说有故事。那时的我像一只蜜蜂兴奋不已,笔记本总是记得密密麻麻的。也正是那一次,第一次听到老奶奶口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美丽动人传说。浪漫而又悲情的情节,总是特别能打动正处于恋爱年龄段包括那时的我在内的年轻人,让人久久不能释怀。

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,总有其不同凡响的缘故。梁祝传说影响可谓极其深远,以至于形成一种文化现象,每一种戏剧、曲艺几乎都有它的剧目;并且深深影响着其他艺术,尤其是直接影响着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。它已从一则单纯的传说,厚重为民族思想和民族艺术的综合载体,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那首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。

记得最初听到这个曲子还是在学生时代的一次音乐讲座,我们完全浸润于其中了。1959年《梁祝》在上海成功首演,至今已近60年魅力不减,正如作曲之一何占豪先生所言,《梁祝》选取的几乎都是江南特色的音乐语言,加上梁祝传说的流传,又有现代音乐技巧的指导,它符合普

通百姓的音乐习惯,有很多音调是百姓创作的,我们只是继承、加工、升华而已,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是中国戏曲界、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,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我以为中国文艺的发展,是在两个层面薪火相袭、绵延不断:一为民间文艺,一为文人文艺;并且二者相互影响、互为交叉、彼此补充、你我融合。梁祝文化现象就是其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。我想,“化蝶”既是说的故事情节,也是指民间文艺作品经过高手整理加工而达到的一种升华。如此说来,紫砂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我的一位宜兴的大学同学在八十年代初刚工作了二、三年,就辞职而完全醉心于紫砂艺术,至今已小有名气,与他的交往使我对这门艺术有了更多了解。是的,紫砂壶已远非当初人们认识的只是一种喝水器皿,而由于历代文人的介入,增加了文化内涵,使其上升为一种艺术,紫砂壶空而不空,形成了实用性艺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独特的文化形态,至俗而至雅,正所谓“人间珠宝何足取,宜兴紫砂最要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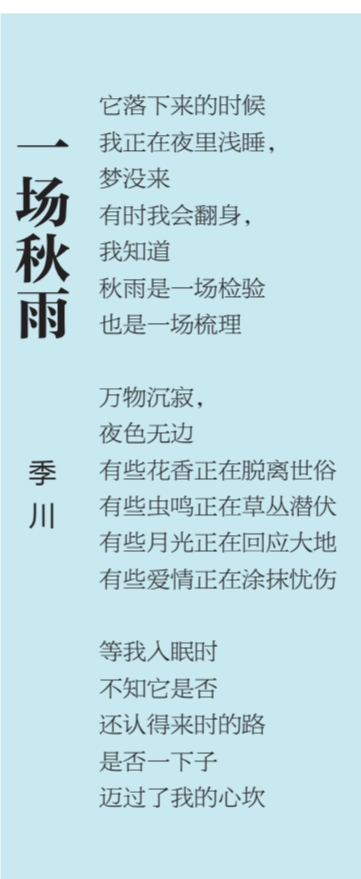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登上太湖边宜兴的一座山顶,远眺那波光粼粼的湖面,好似一张张巨大的不停旋转的唱片,湖中高矗立的桅杆宛若那唱针,梁祝传说、紫砂艺术、民间文化,就是这样永不停息的唱下去,一代又一代,又像那不远处漫山遍野的宜兴竹海,旺盛的生命力摇曳着呼啸着震撼着你。

梁祝传说中“化蝶”情节的意蕴是多元的,含义极其深远,其中就不缺乏这种强烈再生的民俗象征意味,而这“化蝶”不也昭示着民间文艺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吗?破茧“化蝶”,正是出彩、灿烂、升华为经典的关键,不仅仅是生命的重复再生和简单延续。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绝不缺乏这样的破茧高手和“化蝶”经典,吴承恩与《西游记》、施耐庵与《水浒传》等等,这样的例子信手拈来,当代则有从西部民歌到王洛宾歌曲,从皮影戏到春晚舞蹈《俏夕阳》等等。梁祝传说和紫砂艺术,我以为正是宜兴两张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,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熠熠生辉。

那就让我们静坐于宜兴的竹海之中,用紫砂壶泡上宜兴的阳羡茶,慢慢品味梁祝的传说,也来一次破茧“化蝶”吧……



《晨曲》 吕筠公撰



它落下来的时候
我正在夜里入睡,
梦没来
有时我会翻身,
我知道
秋雨是一场检验
也是一场梳理

万物沉寂,
夜色无边
有些花香正在脱离世俗
有些虫鸣正在草丛潜伏
有些月光正在回应大地
有些爱情正在涂抹忧伤

等我入眠时
不知它是否
还认得来时路
是否一下子
跃过了我的心坎

◎

张晓波

打开《诗经》,每一页都芳草萋萋,叫人情思漫漫;翻开菜谱,每一张都活色生香,让你口舌生津。有一种草花,进了菜谱,入了《诗经》,它就是萱草,叶片狭长亮泽,近似兰草;花朵静美,形若百合;整个植株端庄秀丽,恬静大方。

萱草在我国已有数千年栽培史,关于它最早的文字“焉得谖草,言树之背”,见于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。朱熹注过“谖草,令人忘忧;背,北堂也。”“谖”是忘的意思,北堂是士大夫家主妇的居所,所以以“北堂”代指母亲。古时游子远行前,会先在北堂种下萱草,用其色、形、意,缓解母亲思儿的痛楚和内心的忧虑。“几行千里母担忧”,院内花开,母亲就能解忧了吗?其实母亲对于儿女,都是“看到

你,才心安”。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,当下即便远隔万里,母子间随时可通话,可视频、可微可Q,虽说仍有牵有挂,可“见面”已是无阻无碍。

萱草也叫“忘忧草”,来自西晋的《博物志》:“萱草,食之令人好欢乐,忘忧思,故曰忘忧草。”更早一点,嵇康这样说:“合欢蠲忿,萱草忘忧,愚智所共知也”,仿佛不知“萱草忘忧”,简直愚不可及了——喜欢这种磊落的傲慢,就这短短一句,情趣、智互现,不是吗?

萱草还有两个名儿“黄花菜”“金针菜”,很接地气,又广为人知,属象形说法,说它娇黄或橙色的花蕾,如长长的金针。所有涉农劳动中,摘黄花菜算是轻松愉悦的。清晨薄雾中,和着露水采摘萱草的花骨

朵,采摘时的声音清脆悦耳。院落里,天地间,生着一蓬叶,开着一蓬花,也生长着一蓬蓬美好与希望。

能干的主妇们将黄花菜它洗净,开水焯一下,用凉开水浸泡两小时,待毒素分解,加上焯过的金针菇、黄瓜丝,以盐、鸡精、香油等佐料相拌即可,吃起来格外筋道鲜美、清香爽口。黄花菜药用价值高,又称健脑菜,还有提神、健胃、利尿、通乳、消肿、止痛等功能。焯过的黄花菜铺在筛子里,通风处晾晒,成为金针干,冬日泡开,烧肉极香,也是名菜素什锦里的一个重要配角。

诗人孟郊,他写的《游子诗》情真意切: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;慈母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。”看着萱草,读到这样的诗,触动人真情的沉挚

与温暖,倏忽流光,点滴凄凉,瞬间涌上心头!同样,活在我们小学课本中的王冕,是画家,也是诗人。那首《偶书》叫击节:“今朝风日好,堂前萱草花。”起句看似平凡,实质是绘景后留白:晨曦中,母亲和萱草一样,端庄、慈祥、安康,都被蒙上了一层温润柔和的光辉。天下的孩儿啊,母亲要你什么?是你纵横四海,富可敌国?还是能指点江山,立下功名,让老母亲封得诰命?还是你过得健康安好,从容喜乐,能膝下行孝?太多的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,远不远,只有母亲,她的目光,始终关注你飞得稳不稳,怜惜你飞得累不累。本诗的后两句为我深喜,是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诗句:“持杯为母寿,所喜无喧嘩。”待我花甲之年,一定抄录此句,赠予我儿。

◎

孙荔

秋风,送来袅袅暗香,耳畔,传来了礼炮的隆隆回响,五星红旗在朗朗的空中迎风飘扬,转眼间,举国大庆的日子又到了。

这时,我总想起一位战士,他说:见到人,是最高兴的事。听了,我们会觉得诧异,生活在喧嚣的都市,摩肩接踵的都是人啊!但这却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,专用铁路巡线员的真实写照。

自我国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,建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,就有了一条横穿戈壁、直达发射场的300公里的专用铁路,它是现在在全国唯一一条由军队管理的铁路。路边上,孤

零零有几座被称为“点号”的小屋,“点号”四周,沙海无边,荒凉得像月球,只有几丛骆驼刺在寒风中颤抖。“点号”里,就蹲着三两个长年巡线护路的兵。他们每天与外界交往的时间是一分钟。因为每天有趟军用列车路过这里,扔下点邮件和给养,停留一分钟,这就是他们见到人的惟一时刻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的寂寞,像小虫子一样啃噬着他们,这一分钟,也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亮点,也是每天最幸福的时刻。

记者曾到“点号”小屋采访,那里住着小赵和小张两个士兵。小赵是一位来自江苏的已有3年兵龄的老兵,

他说,他每天要去巡线一趟,每趟来回走20公里,当兵三年,相当于步行回老家一趟。新兵小张,是四川中江黄继光家乡的人,他到点号的第二次巡线,就遇上被称作“黑风”的沙暴,天地间黑压压一片,沙石劈头盖脸往身上砸,他说他抱紧铁轨整整一小时不敢动弹,差点没埋在沙包里。

说话间,小赵的姐姐从老家打来了电话,姐姐问:“你那里过年热闹吗?”小赵说:“热闹得很,有3个人呢,还有一条大黄狗。”“你那里冷吗?”“不冷,暖和得很,才零下20度。”“你都3年没有回家了,爸妈以为你今年能回来过年,特意杀了猪,

还几次到路口去守公交车。”这时,小赵的喉头滚了好几下,愣了半天,终于没能“幽默”出来。当记者告辞时,他俩紧紧地握住记者的手,久久不想松开,眼睛里突然溢出泪光,那眼神似乎在不加掩饰的恳求着:再留一会儿吧,哪怕是一分钟!

我想凡是在电视上,看到这次现场采访的人都会黯然落泪,多么令人心颤的一分钟!我想起艾青诗句:“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常饱含泪水,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?”而如舟升桂飘香,明月皎洁,愿月光拂去我们深深的问候,来抚慰战士们那不同寻常的孤独。

不同凡响的一分钟

绣花鞋垫儿

◎

李嬉笑

入秋了,整理衣橱的时候意外发现两双崭新的绣花鞋垫儿。平摊在阳光下,红艳艳的牡丹,翠油油的绿叶,活灵活现的黄鹂和展翅欲飞的紫蝴蝶,逼真生动,我忍不住满心欢喜。

说到绣花鞋垫,那可是农村姑娘们必备的手艺。在冬日暖阳天的农家小院里,勤劳贤良的姑娘们,总喜欢依着墙跟并排坐着,一边飞针走线,绣上一朵娇艳欲滴的花儿,或是色彩明艳的风光,抑或是低声鸣叫的小鸟。一边谈天说笑,东家姑娘讲个悄悄话,西家婶唠唠自家淘气的孩子,好不欢畅。

做鞋垫是个精细活。要先用旧衣服和浆糊打好衬子,待晾干后用脚的尺寸画个模样,剪下来,裹上崭新的白布,包了边,再除去毛边才可以上图。

绣鞋垫也是一门绝活。手艺不精的人,光是画图样就被难住了。画不出逼真的图样,就像走路没有迈好第一步,后面自然走不稳。绣线七彩,根据花样搭配颜色,和谐的色彩搭配,才能绣出惹人喜爱的花样。绣艺更见功夫。有的人绣出的鞋垫会皱皱巴巴,一点也不平整,而有的人偏能绣出栩栩如生花花草草、飞禽走兽来。

手艺好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本

事。鞋垫缝好之后,姑娘媳妇们总是要拿出来比比,看谁缝得最好,跟她讨教经验,争取下次绣得更好看。

旧时的农村,女子要讲究贤良淑德,会做针线活,甚至针线活的好赖是衡量一个女子好坏的最直接标准。针线活好的女孩,多半灵秀聪慧,贤淑能干,一般都会嫁一个好人家。女孩子们也上把鞋垫看得无比珍贵,要是有了心上人,亲手缝制的鞋垫就成了传情达意的信物。

记得当年我姑姑和姑父恋爱的时候,每天很晚了,她还在灯下忙活。姑姑手艺人本就很好,送给姑父鞋垫儿更是认真,一针一线都追求完美,一点不满意就拆了重绣。鞋垫上别出心裁加上“永结同心”“心想事成”“天天快乐”等温情小字,让看的人顿生暖意,爱不释手。

姑姑绣的鞋垫一双双全寄给了远在外地读书的姑父。姑父大学毕业回来,带了满满一箱子崭新的鞋垫儿。他说,那一针一线都是暖暖的情意,根本舍不得垫在脚下。姑姑每每跟我们后世回忆起来总是一脸幸福。

现在市场上大卖的鞋垫,多半是机器做出来的,也十分精巧,但都如画中女子,精巧却没有温度,漂亮却没有灵性。手工缝制的鞋垫儿越来越少,直至变成了一种孤独的亮丽和哀愁,像一首古诗依依地停留在梦里,让我长久的怀念……